投稿邮箱 Liujinsuiyue0011@126.com

凡人纪事

抹不去的思念

唐兴林

闲时，总会删除一些微信聊天记录，以清理手机。可是，唯有和大妹的聊天记录一直保存着。

不知不觉，大妹妹已经离开我们快三个月了。

2020年春节时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和弟弟妹妹们没有见面。那年八月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在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见到了患癌的大妹。她明显比以前瘦了，因为化疗，头发也几乎掉光了。虽然医生说疗效不错，但感觉大妹心态不是很乐观。在医院大半年的时光里，她结识了一帮病友，看到和听到一些病友一夜之间离世，她对自己的病情似乎不抱信心。

我从小就了解大妹的性格，她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，任何一件事在她心里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。

今年春节大年初二，大妹和妹夫特意来我家拜年，看她走路如风的样子，我暗自高兴。在心里悄悄祈祷，盼望她的病能够彻底好了。临回深圳时，我和妻子又去看她。在她家里，我们依旧开心聊天，还吃了她做的臊子面。

谁知，我回到深圳的第三天，接到妹夫的电话。他说大妹经过复查后，结果显示癌细胞已转移到了脑部。医生当时就告诉大妹说，两个月之后，她可能会瘫痪。

心理脆弱的大妹当场腿软，精神一瞬间崩溃。

拿着电话，我许久都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。

大妹虽然比我小两岁，但因为那时家里缺劳力，她小学毕业后就不再上学了。十多岁的年纪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性格要强的大妹，很快就成了和成年人一样的好劳力。

改革开放后，父亲送妹妹到一个服装培训学校学了裁缝手艺。学成后又送她到临县的一个很偏僻的镇上开裁缝店。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大妹一待就是五年。父亲每次去看她，看到父亲离开时的背影，她都偷偷抹眼泪。那些年，我上学的费用几乎都是大妹提供。后来，大妹结了婚，她裁缝店不开了，和妹夫在我老家的镇上摆摊卖布料。他们一边种地，一边做着小生意，日子越过越好了。

大妹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成家后也生了一儿一女。对苦了大半辈子的大妹他们来说，只等女儿找对象成了家，他们就可以在银川城里带孙子过颐养天年的日子了。

可没想到，大妹病倒了。

2021年4月1日下午，小妹给我打电话说，大妹已经不能走路了，也吃不了东西。留世的时间应该不多了。当晚，我订了第二天的机票赶回了老家。几乎整个四月，我都待在大妹家和妹夫一起照顾她。我明白，不是病魔把她一下子击倒了，而是她自己把自己吓倒了。看着她躺在炕上一天比一天憔悴的样子，我难过、着急却又无能为力。这个时候，我才能真正感受到，在灾难病症面前，人是如此渺小。

每天早上，我听着大妹家屋后树林里斑鸠的叫声，心里的悲伤一点点加重。大妹，这个苦了大半辈子的女人，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，却遭遇了绝症。

有一天，我扶她背靠着我坐了一会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觉得很惭愧。那是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赶了家里的羊去山上放牧，牵羊过一个大渠时，因为一只羊特别弱，上不去高高的渠堤。看着别的伙伴们牵着羊走远了，我一着急抽了一鞭子正推羊屁股的大妹。看着眼前憔悴的她，我像感觉到当年那一鞭子抽到了我的心上。我在心里喃喃自语 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有一天，大妹气若游丝地告诉我，她想母亲了。一瞬间，我眼泪就控制不住往下淌。同样苦命的母亲，活到五十五岁离世的那一天，也没来过她出嫁了好几年的女儿家。而在大妹患病这些日子，父亲每天一趟佝偻着腰从另外一个村子过来看来他的女儿。这样的悲伤，让我许多个夜晚都无法入眠。我多么盼望着大妹能像以往一样，欢快地给父亲做一顿手擀面吃。

2021年7月17日，大妹还是离开了我们。我每每在微信里翻到和她生前的对话，觉得仿佛那就在昨天。那是一串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思念。

那年那月

故乡是根 祖屋是魂

江克线

前不久，堂哥发来微信，问我老家的祖屋是否要卖，有乡亲托他问我意见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回复堂哥，祖屋不打算卖，留作退休回来重新翻修养老居住，并说，人总要老的，叶落归根总要有个地方。也许是我的这番话，触动同样在外漂泊的堂哥的思乡情结，他也很支持，希望我以后退休回来居住，与他做邻居，哥俩有个伴。

说起来，这间祖屋存在有半个多世纪，从祖父祖母开荒种地白手起家，传到我父亲，到我，再到我儿子这一代，已经经历四代人了。当然，儿子这代人正青春年少，盼着远走高飞，在大城市落脚求发展。祖屋在我之后，谁来继承，也是后话了。但我不想祖辈留下的产业在我手中流失，这于情于理都让我很难接受。

我是乡村长大的孩子，对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感。在深圳工作虽说已有20多年了，但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，以至于每年春节都带着一种虔诚返乡，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也乐此不疲。故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依然是那样的亲切熟悉，麦地、田垄、河流、水塘、村落、山坡、竹林与炊烟，都让我迷恋得不以复加。怀旧的人，永远不会嫌弃自己的故乡。哪怕我从一线城市繁华如深圳归来，也不会说家乡怎样的老土和落后。

故乡是根，祖屋是魂，构筑了一个快乐老家，支撑着我年少的太多乐趣。农村长大的孩子是幸福的，在我看来，广大天地，大有可为。春天里看花赏景放风筝，夏日暑假钓鱼捉虾逮蚂蚱，金秋时节，甜桔、柿子等硕果累累压弯枝头，而随三九寒冬而降落的雪花，让孩子们纯真的欢笑在天地间轻快回荡。说起下雪，还记得一段早年趣事。七八岁的我，看到飘雪总是欢呼雀跃，故意在雪地里打滚，翻筋斗，玩得尽兴回家，难免把衣服弄得又脏又湿，怕家长骂，借口说是不小心摔倒了。第二天，雪下得更欢实，我又故伎重演，跟随我一起疯玩的小伙伴们纷纷效仿，也在雪地上翻滚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或者从山坡上往坡底滑雪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因为从雪地里回来外衣外裤总是弄得很脏，数次以后，小把戏终于被母亲识破，少不了挨了一顿责骂。奶奶笑着为我解围说，小来不动，长大无用，随娃娃们去，只要不嗑着碰着就好。

去年国庆节，与两位好友一起看国庆档的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，看到片中熟悉的乡村景象，特别是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变化，这份思乡之情如陈年的桂花酒愈发浓郁了，故乡原来从不曾老去，总以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希望，像春天的花儿一样，开在厚实的土地上，也绽放在我的梦里，出现在我的文字里。

这历经四代人的祖屋因久未有人居住，已残破老朽，风烛残年。这没有关系，等我退休后归来，我将在老宅的地基上重建新的小楼，屋前栽花，屋后种菜，院子里养鸡养鸭，至于桃树是必须栽种的，每年三四月，在万千朵桃花盛放的花树下看书、写字、听琴、品茶是怎样的赏心悦目呢。我更设想过，在楼前的花圃里种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让花之芬芳沁人心脾，让路过的人因美而稍作驻足，就像我来过这人世间一趟，累也心甘，苦也无言，只留下爱与温暖，此心甚慰。

亲情邮局

血浓于水的亲情

亲爱的弟弟：

你好！生日之际收到你的来信，姐姐好开心，真的好感谢咱妈为我生了个这么懂事、体贴的弟弟。不管是童年、少年、中年和老年，我都有你这个至亲。所以，虽不要多子多福，但起码生两个，让孩子与孩子之间，有一个童年的伴，长大以后，也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。一直觉得，有个兄弟姐妹，是人生一大盛事、福事，我要好好珍惜这种缘分。有人说，友情是互帮的，爱情是互相的，唯有亲情是无偿的、无价的、无私的，也是无怨无悔的。友情再好，都不如亲情实惠，爱情再美，都不如亲情牢靠。亲情是一脉相承的血，亲情是一个家庭的本。亲情，是血浓于水的感情……

今天，是我的生日，你很早就给我发了200元红包，并写上“姐，生日快乐！”本是最简单的祝福，却让我格外感动。

弟，你有三个孩子，家庭开销大，但你却从牙缝里挤出钱，给我一个生日祝福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我明白，那是因为我俩的感情从小到大都很好。

弟弟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怀念小时候一起去小河抓螃蟹、捉泥鳅的日子。我们在河边边玩水边捉鱼儿、河虾。有时在水中嬉戏玩耍，渴了就双手掬起一捧水直接往嘴里送……弟弟，你不仅是我的至亲，更是我童年的玩伴。

弟弟，你可曾记得，我十岁那年，我和你去树林捡柴禾。我俩抬着满满的一担柴禾（杉树枝）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我一不小心从山路上一个踉跄滚下山路，幸好被一棵高大的杉树挡住了，才有惊无险，但我的左脚踝处被树根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，鲜红的血液留满了我的左裤脚。不知所措的我当时只能用哭的方式来缓解疼痛与不安，可空旷的山林，只有小鸟的叫声，任凭我怎么呼唤，也没见一个人。没多久，满头大汗的你下山找到我，当看到我的脚流血受伤，你并没有惊慌，反而冷静地迅速撕碎了自己的一件上衣，给我包扎了（父亲是乡医，曾教弟弟快速止血办法）。当时的我疼得直咬自己的嘴唇，低声抽泣着。你一边安慰我，一边搀扶我，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回家。谁知，你的胳膊不小心就被树枝划伤，但你还是咬紧牙关，和我向前挪移步子。直到来后山坡菜园除草的父亲遇见我们，才把我们接回了家……那时候，我觉得有你这个弟弟真好！在我受伤后给予的紧急包扎，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安全感，姐姐为你感到骄傲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弟弟，转眼间，我们都已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但姐弟情深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，为我解忧排难。逢年过节和生日，你的祝福都让我感到幸福。

愿我俩都好好的，不管岁月怎么老，我们永远是可亲可爱的姐弟俩。

姐姐 张水凤
10月12日